

张贤根 / 著

艺术现象学导论


YISHU XIANXIANGXUE DAOLUN



艺术现象学导论

张贤根 著

武汉纺织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现象学导论/张贤根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216-08491-8

I. 艺… II. 张… III. 艺术—现象学—研究 IV. J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2249号

出品人:袁定坤

责任部门:文史古籍分社

责任编辑:马骏

封面设计:何鹰

责任校对:万山红

责任印制:谢清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邮编:430070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333千字

插页:2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6-08491-8

定价:46.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序言 走向艺术及其生成	/ 1
第一章 艺术作为事情本身	/ 5
第一节 “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	/ 5
第二节 艺术何以成为事情本身	/ 22
第三节 艺术的存在及其生成本性	/ 42
第二章 艺术作品及其文本化	/ 62
第一节 艺术作品与纯物、器具	/ 62
第二节 艺术作品与艺术家、艺术	/ 80
第三节 作品的文本化及其意义	/ 100
第三章 艺术文本的感性显现	/ 120
第一节 可感要素在文本中的编织	/ 120
第二节 文本感性的显现及其方式	/ 140
第三节 文本感性与艺术存在	/ 158
第四章 审美经验与艺术的关切	/ 177
第一节 基于艺术的审美经验	/ 177
第二节 文本与审美经验的发生	/ 197

第三节 审美与艺术在经验中的生成 / 218

第五章 艺术及其生成的游戏 / 238

第一节 由艺术文本去经验存在 / 238

第二节 文本、经验与存在的游戏 / 257

第三节 艺术的本性与生成的游戏 / 276

结语 让艺术在游戏中生成 / 298

参考文献 / 302

后记 / 310

序言 走向艺术及其生成

作为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艺术现象学不仅是现象学在艺术研究中的拓展与应用,更是艺术与现象学研究相结合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与思想领域。就西方现象学来说,“毫无疑问,胡塞尔是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运动的源头和领袖,虽然现象学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也有另外的独立来源”^①。因为,胡塞尔“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不仅为艺术现象学乃至西方整个现象学的研究,奠定了根本的学理基础与思想前提,而且还提供了探讨与阐释的方法与路径。

在这里,现象学的思想始于布伦塔诺,胡塞尔借鉴并扩充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概念。但直到胡塞尔那里,现象学才真正与严格地成为一门哲学。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以及杜夫海纳、梅洛-庞蒂、英加登等人,都对现象学展开了独到的探究与建构,同时也对艺术的本性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艺术现象学的理路上加以理解与阐释。当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与视角又是不同的。正是这些现象学家的思想研究与成果,构成了后来的艺术现象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作为现象学的基本原则,“走向事情本身”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中,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胡塞尔依凭本质直观与先验还原的方法,向事情本身作了一种本源性的回归。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纯粹意识及其意向性结构。胡塞尔认为,意识的意向性表示了指向一个对象

^①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页。

的意识行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奠基于把物质世界还原为意识中的与为了意识的表达方式,进而力图实现一种无预设的、纯粹科学的哲学。

胡塞尔“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以及他的现象学思想的研究与建构,开启并影响了西方现象学的思想及其发展,以及现象学向艺术、美学研究领域的渗透。但在何谓事情本身的问题上,以后的许多现象学家都持有与胡塞尔不同的观点。比如说,现象学在根本意义上规定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但海德格尔又与胡塞尔有着明显的思想差异。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启发,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关注的往往只是存在者,从而使得存在本身被遗忘。

因此,必须对存在自身加以关注并展开追问。为此,海德格尔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重新反省与思考存在何以被遗忘的问题,而且,海德格尔还以自己的存在论思想发展了现象学。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即意识。与此不同,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即存在。如果说,胡塞尔的“事情”指纯粹意识,那么,对海德格尔而言,事情就是存在自身,这也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先验论与主体论的一种克服。

在艺术的问题上,胡塞尔将艺术直观看成是一种现象学的直观。不同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基于艺术作品与纯物、器具的区分,揭示了作为存在者的艺术作品及其向艺术通达的可能性。而且,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关切于存在、真理的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真理乃是存在的真理。在本性上,艺术与美的问题就是存在及其显现的问题,并以此区分于先前的许多哲学美学思想。

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与美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并突出地体现在其中期思想阶段,但他早期思想为此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而他的晚期思想则更强调语言的倾听与诗意的居住。尽管如此,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仍然是关切存在这一根本问题的。因此,在海德格尔整个思想中,存在可以说一直是根本性的与规定性的。“换句话说,对于海德格尔所从事的工作来讲,本质的或超验的现象学往好处讲是无用的,往坏处讲是歪曲真相,因为所涉

及的是实存和存在的问题。”^①实际上,这也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英加登把意向性作为艺术理论与美学的基本问题。英加登从作品本身出发,充分强调了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艺术现象学理论架构。英加登认为,作为意向性客体的艺术作品,关联到四个异质的层次所构成的整体结构,即声音、意义、再现的客体与图式化观相。在此结构中,每一层次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属性。与此相关联,艺术活动也是一种纯粹的意向性行为。

与英加登对作品的强调不同,杜夫海纳则偏重于对审美感知的探讨与阐释。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与审美感知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只有与审美知觉相结合,即在欣赏者知觉的参与下,艺术作品才会成为审美对象。在杜夫海纳那里,审美知觉是审美经验的核心之所在,它包括再现、想象和感觉三个阶段。显然,审美经验的形成离不开主体与对象经由知觉而发生的相互作用。

在梅洛-庞蒂那里,人的存在是世界一切存在的基础与本源,而知觉是人的存在的先验结构。同时,梅洛-庞蒂把抽象的身体还原为直接经验的身体。在梅洛-庞蒂看来,艺术是明显的象征活动,而且,审美知觉比概念知识更为重要。此外,梅洛-庞蒂重新界定了自然与意识在人类身上的关联,显然,他的知觉本体论源于对笛卡儿二元论的反对,并对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艺术的本性与规定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审美对象和审美经验等,传统与经典美学已进行了基于理性的探讨与阐释。虽然,艺术与审美涉及经验与情感的诸多问题,但理性之于传统美学却是根本性的,并由此带来了传统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困境。有别于传统的艺术思想,艺术现象学则从艺术与审美经验自身出发,以揭示与阐明艺术与美的本性及其关系等问题。

但是,这些艺术现象学思想仍难免遇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在

^①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507 页。

很大程度上,海德格尔克服了胡塞尔思想的主体论与先验性等问题,但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仍然存在着主体论与形而上学的残余。当然,海德格尔被质疑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又与先前诸多的形而上学样式有所区别。在英加登、杜夫海纳与梅洛-庞蒂的艺术现象学中,也都存在着各种本体性的预设与前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有关形而上学等问题。

因此,把艺术生成作为事情本身,无疑是生成论艺术现象学的出发点,当然,这同时也是其基本的学术与思想建构。出于对以前现象学所面临难题的回应与克服,在这里拟从文本、经验与存在的关联入手,进而揭示它们之间相互生成的游戏,这无疑是艺术现象学在生成论思想语境里遇到的新课题。在生成论艺术现象学中,“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则被表述为“走向艺术生成本身”。在这里,艺术生成成为了事情本身,它既不同于实体论,又有别于形而上学对艺术的预设。

在这里,生成论艺术现象学把作品文本化,由此克服了作品及其存在的实体性与对象性问题。不同于一般的经验,审美经验是关切于艺术存在及其文本的。但“究竟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这类永无止境的问题可能会大量地出现,因为当代艺术会不断地引起争论和怀疑、不安和愤怒”^①。对于艺术尤其是现当代艺术及其意义的独特阐释,使得一种基于生成论的艺术现象学具有特别的意义与价值。作为艺术现象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艺术生成离不开对先前艺术现象学的批判与重构。

在生成论的语境里,审美经验不再受制于主体论,而是经验自身的生成与发生。而且,文本同时也是审美经验的生成物,审美与艺术又在经验中相互关联与彼此生成。在本性上,艺术生成是经由艺术文本去经验存在,也即一种关切于文本、经验与存在的游戏。为了使文本、经验与存在的游戏得以实现,除了要对艺术作为事情本身这一前提进行分析外,艺术作品的文本化、艺术文本的感性呈现,以及审美经验与艺术的关切等,显然都是不可或缺的思想环节与必要构成。

^① [法]伊沙贝尔·德迈松·鲁热:《当代艺术》,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第一章 艺术作为事情本身

根据胡塞尔“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艺术现象学把走向艺术本身作为基本的思想原则,并由此建构出各种各样的艺术现象学理论与思想。胡塞尔以及以后的许多现象学家,虽然都坚持“走向事情本身”这一基本原则,但他们对这一原则的理解、表述与运用,却又是各不相同的并彼此区分开来。当然,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其他现象学家,在现象学的研究上都遇到了各自的思想难题,都难免陷入形而上学的问题与困境之中。因此,对先前现象学思想与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显然成为艺术现象学研究的学术准备工作。在对“走向事情本身”的原则加以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力图进一步探究艺术何以成为事情本身。在这里,艺术不同于任何对象、实体,同时也有别于艺术哲学上的各种规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许多预设前提,因为这些观点与见解对艺术的揭示与把握,显然都摆脱不了特定的概念框架及其形而上学。在阐明艺术的各式规定及其问题的前提下,把艺术看成是生成或发生的视角与观点,无疑就成为艺术现象学自身的思想诉求。而且,艺术的生成本性表明,艺术不会被限制于任何既定的概念规定里,而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与生成之中。

第一节 “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

在胡塞尔的哲学与美学思想里,“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具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而且,这一原则还成为以后现象学思想研究的根本性原则。当然,这种现象学原则尤其是对事情本身的理解,其实也是多义的并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进而融入现象学的各种研究与思想建构里,影响了后来的现象学包括艺术现象学思想的发展。

一、胡塞尔:作为事情的纯粹意识

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目标,乃是要使哲学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之上,即哲学必须放弃一切未经证明的前提以求其彻底性,因此,概念和论证必须明晰可证以求其严密性。胡塞尔认为,哲学应当毫无偏见地分析在意识中出现的现象。胡塞尔曾以心理规律去说明逻辑和数学的规律,但其心理主义的倾向却受到了弗雷格的批评。后来,胡塞尔就与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相分离了。

针对心理主义的问题,“胡塞尔认为,这种观点犯了一个错误,即忽视逻辑学和心理学领域间存在的根本区别”^①。对此胡塞尔认识到,心理规律显然是经验的规律,它只具有偶然的真理性,而逻辑和数学的规律则具有必然的真理性。因此,如果用心理规律说明逻辑与数学的规律,就会把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引入数学与逻辑之中,从而使数学和逻辑(学)失去严格性与精确性。

胡塞尔展开了对心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而心理主义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哲学把世界划分为物理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并把心理的东西当成是物理的东西的附庸,从而导致了将逻辑规律解释成为思想的自然法则,以及理性的被自然化等问题。在胡塞尔看来,心理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作为经验的实在之物的心理行为与作为普遍的观念之物的意识对象混淆起来,这当然也是近代经验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质与问题之所在。

而且,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无疑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可以说,经验主

^① [丹]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

义力图通过归纳的方法,为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奠定基础,但却由此导致了难以解决的归纳问题。同时,经验主义也暴露出了自身存在的心理主义倾向。在近代美学中,对审美趣味和美感经验的追求,也正是经验主义这一影响的重要体现。实际上,康德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在于,他认为从心理角度来解释审美判断的共同性基础是不可能的。

为此,康德主张从人类心灵的先验机能中,去寻求与探究审美判断普遍性的根源。当然,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与整合,也成为康德美学所要面对与解决的根本课题。为了更好地批判这种心理主义,就必须对心理主义的自然主义基础展开批判,这显然也是胡塞尔思想努力的初衷。在根本意义上,自然主义是一种素朴的自然观点的产物。因此,自然主义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二元对立,同时它还使近代美学与哲学陷入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之中。

实际上,胡塞尔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现象学还原,包括本质还原与先验还原。虽然,一切实证科学其实都力图把握事物的本质,但这一目标却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达到。在胡塞尔那里,“通过意向性的这种内在超越,意识在自身中就应当成为敞开状态之维度,即存在者之显现的场所”^①。由此可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却与经验主义的方法有着实质的区别。在此,胡塞尔的本质还原或本质直观,将本质作为本质存在来把握。

当然,本质直观并不像经验概括那样,假定其对象是存在的,本质直观悬搁了这种存在断定,而且,胡塞尔还借用古代的怀疑主义,将这样的处理过程称为存而不论。同时,本质直观也不像经验概括那样,通过归纳与抽象去把握本质,而是直接以本质为对象并加以直观的把握。因此,本质直观不依赖于经验事实的检验,它所获得的是普遍有效的先验本质,这一点当然也不同于经验主义的观点与方法。

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认为,直观只是一种感性活动,它通过感官来直接感知(直观)个别的实在之物,而抽象的本质则只能通过思维的抽象去把

^① [德]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43 页。

握。在胡塞尔看来,经验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失之偏颇与狭隘的。事实上,个别事物与一般的本质,都可以通过现象学直观地加以把握。现象学以基于本质直观的本质描述,区别于一切经验自然科学和其他先验的演绎科学。自近代伽利略以来,特别是科学的实证化与数学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客观主义态度,都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要批判的东西。

在此基础上,胡塞尔逐步形成了他的纯粹与先验的现象学。这里的纯粹观念不是如柏拉图的理念那样,在物质世界之上有其独立的存在,而是可以通过反省自己的意识,在纯粹的意识现象中直观到的,从而获得对于观念的自明。实际上,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在意识现象中直观本质。因此,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又是关于本质的科学。只有追随这个目标,哲学才有可能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当然也是与胡塞尔反实证主义科学观相关联的。但作为本质科学的现象学,并不能彻底摆脱心理主义的困境。胡塞尔认为,本质现象学仍处于自然观点与态度之下。

在本质还原的基础上,胡塞尔又提出了先验还原的现象学思想。在这里,先验还原指研究者从意识构成的活动中摆脱出来,从主客观构成之外的地位来观察全部的构成活动。而且,先验还原是本质还原的基础,并使现象学成为了普遍的哲学。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哲学可以回到理性的源头。如要回到理性的源头,只能最终通过走向纯粹自我来实现。但以客观主义为标榜的科学主义,割裂了人与世界的关切,并使人本身对象化。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理性的危机,它在本性上其实也是欧洲人的危机。

应当注意到,胡塞尔强调了艺术直观与现象学直观具有某种相似性,这显然是他对艺术本性的一种现象学切近。在胡塞尔看来,艺术家与现象学家对待世界的态度的近似之处在于,世界其实只是现象,其存在则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胡塞尔自己的先验唯心论不是传统的唯心论,而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能够被解释为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形而上学唯心论的颠覆的尝试”^①。显然,这既是胡塞尔走向纯粹意识本身的旨归,同时仍

^① [丹]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然导致了胡塞尔现象学陷入先验论的思想困境。

二、海德格尔：存在作为事情本身

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成为现象学所说的事情本身而被关注。海德格尔虽然受到过胡塞尔现象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在思想上却与胡塞尔有着许多的不同。在胡塞尔那里，事情本身是纯粹意识，而海德格尔所说的事情却是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纯粹意识，而是存在及其意义。但存在究竟是什么，就成为必须深入思考与回答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海德格尔克服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先验论与主体论。

海德格尔以其对存在的独特追问，开启了自己的现象学思想道路，即以存在为基础的存在论的建构，并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存在问题成为海德格尔哲学、美学与艺术现象学的根本问题，他正是以存在关切于西方现代思想的根基，并与其他古今思想家的诸多思路区分开来。而且，存在问题成为了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根本问题，主要在于存在被遗忘这一重要思想事件，以及由此展开的对存在的追问。

然而，存在之被遗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关注的往往总是存在者，而存在自身的问题却被遗忘了，它其实也从未成为真正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被漠视，是与存在的被遗忘问题密切相关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存在既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寻。此存在悖论，在思想上令人吃惊，困惑不已。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形而上学把存在作为存在者去把握，因此无视存在自身的存在，更没有在本性上将存在领会与把握为虚无。

实际上，“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些关于‘无’的解释，都与迄今为止（自尼采以来）所理解的虚无主义无关；它们的目的反而在于克服虚无主义”^①。但是，存在常常被理解为在场，即存在者的存在，而不是存在自身。正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导致了西方虚无主义产生的不可避免性。海德格尔所说的存

^① [德]莱茵哈德·梅依：《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在论差异,也就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而且,海德格尔揭示了“存在”的最高的普遍性,当然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而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因为,以形而上学为基础,逻辑学关于概念的种属类及其包含关系,并不能关切于“存在”的普遍性。

与此同时,存在者状态是自然科学所致力的那种类型的研究。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形而上学,它们都不可能切近与通达存在自身。其实,在古希腊,柏拉图把存在作为理念来把握,则是存在意义被遗忘的缘由与开始之处。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被当成存在者,进而经由概念去把握。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更为关注存在的本质,并力图回归希腊思想的原始经验,但他也未能揭示存在及其本质。因为,亚里士多德把与“存在”概念的普遍性相关联的统一性,列为类比的统一性。在这里,类比关系不同于种属关系。

如果说,种属关系是一种纵向关系的话,那么,类比关系则基于两个事物在一系列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从而确定在其他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类比,仍然不能深入揭示“存在”这个概念,因为,存在的普遍性是不能凭借一切纵的和横的逻辑普遍性来把握的。在中世纪,阿奎那所提出的“超越者”这个概念,用以指存在、单一、真理和善。但由于受制于上帝与神学之规定,中世纪的存在论也不能厘清“存在”这个概念。

海德格尔认为,中世纪把存在作为超越者虽有道理,但究竟如何去把握“存在”这个超越者,却仍未得到充分的思考与阐明。在近代,康德强调了思维与存在的分离,物自体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具有不可认识的性质。黑格尔则强调,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统一的,但是存在其实只是思维的产物。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被规定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这当然是一种直接性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存在是作为自在的存在,这里的“自在”指概念处于潜在的、尚未展开的状态。显然,黑格尔把存在看成最抽象又最丰富的理念。

在海德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被黑格尔忽视了。“存在”虽然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它仍然是晦暗不明的。因此,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儿的“我思”、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的“物自体”,还是黑

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它们显然都还不是存在本身,也不可能揭示存在的本性。而且,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也是主体的一种生产方式,它关联于存在但未能通达存在。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尼采是一种极端的与完成了的主体论形而上学,其思想仍然不能敞开与揭示存在自身,尽管尼采曾是一个激进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者与颠覆者。

同时,“存在”概念的另一特质在于其不可定义性。这里的根本困难体现在,存在既不能用定义的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也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表现。因此,归纳与演绎都不可能切中存在之本性。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①。因为,存在是不同于存在者的,它难以被一般的概念或定义所关切与把握。此外,自明性则是“存在”的又一重要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一切认识和命题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态度中,都用到了“存在(是)”。

然而,海德格尔发现“存在”的自明性却是不可理解的。而且,逻辑证明也不能揭示与阐明存在的这种自明性。其实,存在也是无需认知与逻辑去证明其意义的。海德格尔在此旨在表明,存在问题不仅尚无答案,而且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晦暗而茫无头绪的。基于逻辑推理,一般存在论把存在作为最高、最普遍的范畴,存在成为了存在者而被概念规定与把握。由此显明了,形而上学所导致的存在的遗忘,以及重提与追问存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针对存在问题,海德格尔的致思方向是:一方面,向古希腊思想的源头回溯;另一方面,还要去不断清理各种流俗的思想。只有如此,存在问题的重提与存在的追问才是可能的。为了克服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困境,海德格尔对以前的各种形而上学理论加以批判,并力图用基础存在论去重新考察存在问题,并以此开启对存在及其意义的不断追问。作为存在的问题,艺术与美的本性也只有存在论上才能去切近。

为了存在的意义及其追问,海德格尔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存在论(本体论)的基础存在论。譬如,黑格尔的存在论就关联于概念的运动,存在只是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页。

在质和量的范畴中得到把握。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论，基础存在论是探讨此在的存在论，它是一切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同时也是通达存在本身的前提。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存在者，而是以生存方式存在的存在者。此在的存在建构表明，此在在存在之中，并以某种方式和明确性理解自身，此在的生存成为其自身的根据。

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与康德一样无疑都属于主体论。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意向性以此在之特殊的超越性为前提，而不能反过来从（迄今为止一直被流俗地阐释的）意向性概念出发阐明超越性”^①。当然，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超越性，主要关切的是存在论上的差异，而不是在与康德的先验性相关的意义上涉及的。而且，在物性本身的存在论渊源得到阐明之前，主体、灵魂、意识、精神与人格等的存在，实际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领会与关切。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唯一能关切到存在的存在者，它当然也是通达存在的根本性路径。此在消解了认识论上的主体，因此成为了反对形而上学的重要前提。

此外，此在不仅能对生存展开理解，也能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给予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此在体现了其在存在者—存在论层次上的优先性。当然，此在还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但此在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人，而是人的根本性规定。因此，此在可以通达与深思存在本身，而不是思物之物性与人之人性，因为存在之于物与人才是根本性的。显然，“海德格尔从‘此在’开始其研究，以便能够提出‘存在之意义’的问题”^②。此在与基础存在论解构了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以及二元论所带来的不少问题与困境。

由于涉及与纠缠于理性，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它们其实都不能关切到基础存在论的问题所在。而且，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生命哲学、人格主义与哲学人类学。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不能进入与关切此在与存在的问题。萨特更多地强调了人的存在及其自由本性，但也没有彻底摆脱主体论与生存的困境。同时，实证科学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② [德]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导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